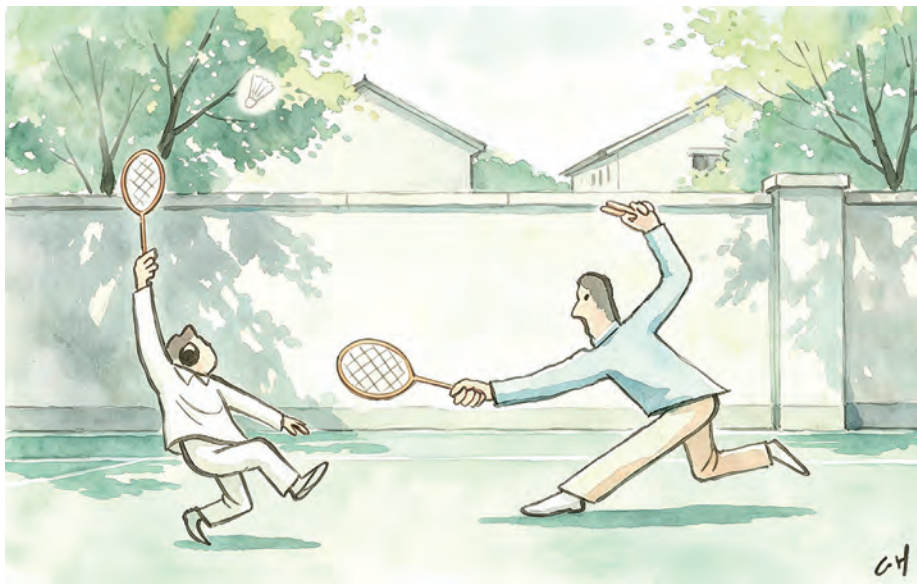


球友时间

□ 明前茶（南京，媒体人）



漫画 / 崔泓

去年，在初三年级的第一次家长会上，他特意留到了最后，等一群在手提电脑上做完会议记录的妈妈们都离开后，他问班主任李老师说：“我家孩子开学后成绩的起伏很大，我和他妈妈既想知道他在学校里的情况，又不知道如何开口问他……”他诉说这一切的时候，脑海里浮现出一米七的儿子大踏步归来，将一个“请勿打扰”的纸卡挂在门把手上，砰的一声把卧室门关上的场景。

李老师回应他说：“别一放学就一本正经地问孩子功课和考试成绩呀，追问这些，十有八九要拂到他的逆鳞。跟你的孩子去打打球吧……我现在跟女儿是羽毛球球友。我发现，成了球友就容易交心了。”

他依言而行，找了离家最近的一个口袋公园约儿子打球。没有球网，水磨青砖地面弹性也不够，球随时有可能飞到树篱中，或挂到樟树的树冠上，击球的动作也会被偶尔窜入的遛狗人所打断，但这又如何，很快他就发现，这种平静的放球与击球，这种攻防之间的流畅互换，让佝偻着腰的儿子变得伶俐起来。孩子的上衣与短发上满载风的痕迹，他放短球来调动父亲从击球底线大步回撤的能力，也学会了猛然将大斜线抽杀改为正手直线击球。球撞击在球拍上的声响，带着些许嗡嗡的回声，这声音创造了一个魔力空间，周围的一切都静了下来。

他发现，只听取飞驰的球在球拍上撞击的声音，原本充塞他脑袋里的

各种芜乱声响就会消失。上司对项目进度不满的催促声，甲方代表吹毛求疵的挑剔声，汽车长龙堵车的喇叭声，反穿街道的外卖员急促的刹车声……这些声音在他的脑子里响了一天了，而今，似乎都被这击球声所带来的无边静谧吸收，他闻见了楝树与樟树开花的浓烈香气，抬头发现天空不知何时，已经被夕阳镀成了温柔的粉红色。紧接着，天空让人心生摇曳的蓝调时刻又来临了，他猛然意识到：以打球来度过黄昏，比以说教、责备和争吵来度过黄昏更好。

两百多场球打了下来，孩子个子又长高七厘米，鞋码都跟他一样大了，竟也有好几十次扮演老父亲的知心大哥。2010年冬天才出生的孩子，教他如何放下怯懦，去平静有礼地向甲方争取自己的权益，也教他去向上司陈述理由，争取带薪休假。当他领命而行，不免莞尔：汪曾祺先生曾经说，多年父子成兄弟，原来就是这个场景啊。

今年父亲节，儿子提前给他的礼物是：一只崩断了线又去店里重新穿好的球拍，那是儿子与父亲打球的第一只球拍。儿子轻描淡写地说：父亲节紧跟在中考之后，我怕我考完太兴奋，忘了那一天送你礼物，约你打球。

嗯，他熟悉那种口气，三十年前，他也是这样跟父亲说话的。中国式父子，骨子里都一样。